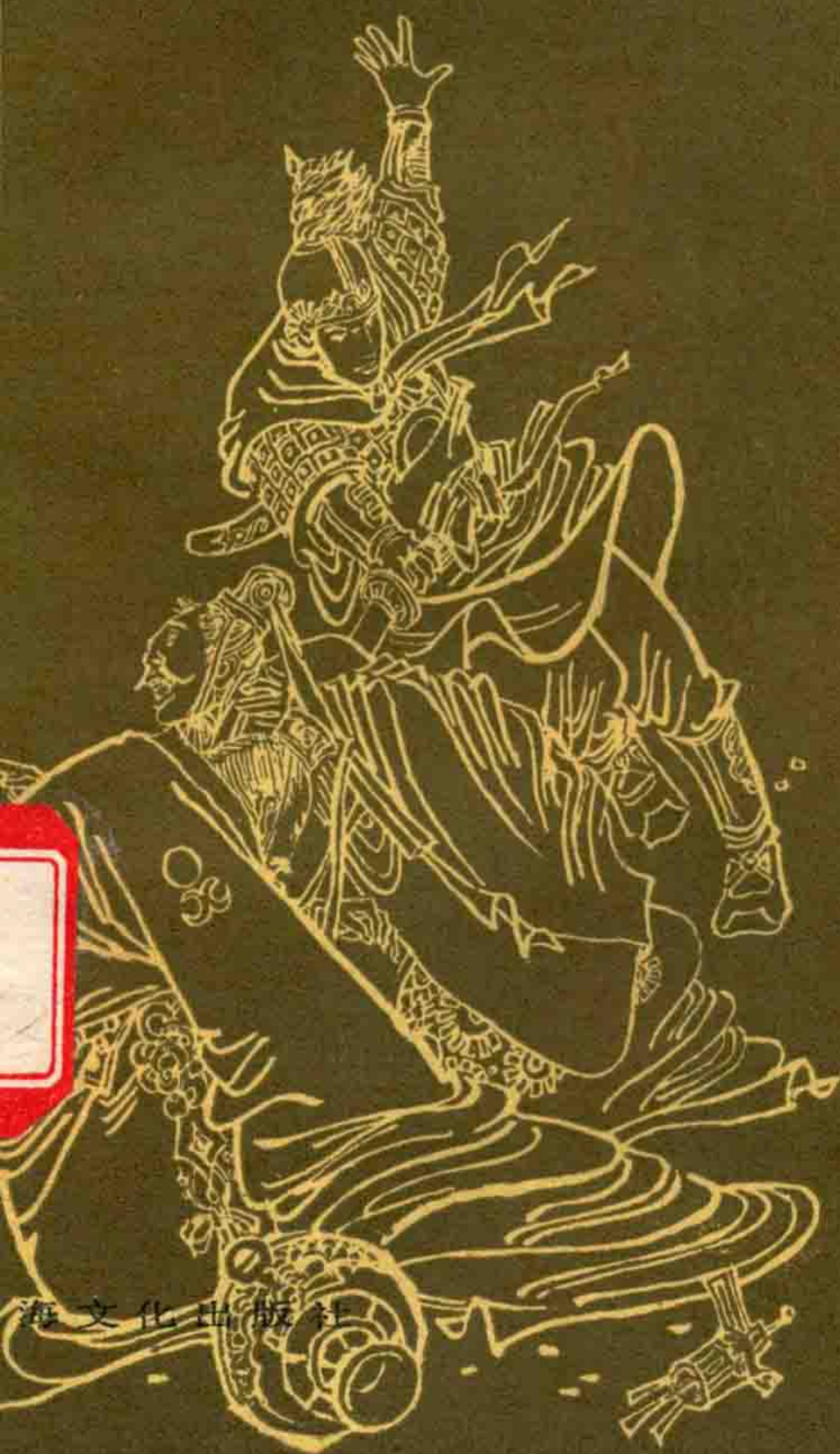


戏剧故事

TANG DI ZHI HUA

棠棣之花



海文化出版社

棠棣之花

TANG DI ZHI HUA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插图：陈宁

刘斌昆

棠 棣 之 花

王永生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3.5 字数 53,000

1957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,001—70,000册

书号：10077·0618

定价：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根据郭沫若同名话剧改写。

在二千三百多年前，我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。那时，潼关以西的秦国正想逐渐吞灭关东的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等六个诸侯国家。当时韩哀侯的相国侠累是亲秦的主要人物，在主张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以后，又要联秦攻魏。侠累的政敌严仲子一贯反对这种不利于中原的行动，亡命国外，结识齐国的侠士聂政。在秦使与侠累、哀侯商讨攻魏的东孟会上，聂政仗义刺杀了侠累与哀侯。侠士杀贼捐躯以后，由于其姊聂婴及少女春姑舍己认尸的支持而传扬了不朽的英名。

目 次

寻访义士	1
墓前辞别	8
濮阳巧遇	17
共商锄奸	24
献花慕才	32
月夜定策	39
便殿语斗	43
无耻媚敌	50
杀贼捐躯	56
跋涉寻弟	62
惊闻凶讯	70
哭奔韩城	75
认尸殉身	83
英名远扬	90
后 记	103

寻访义士

是二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是所谓战国时代，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家，分布在中原的各个角落，这些诸侯国家虽然数目很多，但较强的只有七个，历史上把它叫做“战国七雄”。

当时，这七个诸侯国家分布的情况是这样：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等分布在潼关以东，潼关以西只有一个秦国。

在“战国七雄”当中，又算秦国最强，它总想分别地吞灭关东的诸侯国家。在关东诸侯方面，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见：有的主张联合起来抵抗强秦，有的认为应当与秦国亲善，委屈求和。

韩、赵、魏三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。很明显，这样的分裂对于强暴的秦国有利，而对于三个诸侯国家说来，甚至对于整个中原，都有很大的不利。

在韩国，昏庸糊涂的国君韩哀侯受了相国侠累的怂恿，和赵、魏把晋国瓜分了。韩国的大

夫们虽然大都反对这种做法，但由于大权被侠累抓在手里，也无法挽回这不利的形势。在反对侠累这种不顾大局的误国做法的大夫们当中，最坚决、最激烈的便是严仲子。

韩、赵、魏终于瓜分了晋国。

斗争失败以后，严仲子在侍卫长韩山坚帮助下离开了韩国，开始了亡命中原一带的生活。

在通往齐国的一条小道上，严仲子独自走着。

漫长的道路，总觉得走不完似的。严仲子走着走着，翻腾的思绪始终不能平静下来。在韩侯面前与侠累争论的情景不断地呈现在眼前。

“要是能一剑把他刺中就好了，侠累呀侠累！你这误国殃民的奸贼！我恨不能一口吞下你！唉！我的剑啊，你怎知道你主人的一番心意！”他摸弄着剑鞘，两眼凝视着远方。

两天前的事情好象刚刚发生似的。严仲子摸弄着剑鞘，思绪又转到了韩侯议事的殿上。“要是韩侯听我的话，该多好啊！我们韩、赵、魏三家共同把晋国复兴起来，即使晋君不够英明，也可以恢复选贤制度，选出贤者、能者，使晋国富强昌顺，再进一步联合关东诸侯，抵抗强暴的西秦。那多好啊！到那时，我们中原将不会连

年发生战争，百姓将可以过个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！”

走着走着，严仲子已踏上了韩国的边境，回头看看，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引起他无比的留恋。“多美的山河啊！多美的大地啊！为了你不受铁蹄的践踏，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，为你四处奔走。”

到了齐国，严仲子打定了主意：在濮阳地方，暂时定居下来。托人到处打听侠义之士，以便共同做出有利于中原的事来。

夏去秋来，虽说住在濮阳，但真正坐在家里的日子却非常少，打听到一位人才，便去走访，然而走访的结果，往往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尽管曾经遇到一些义勇之士，谈得投机的也并不多。不是见闻不广，就是眼光短浅，纵然关心国家大事，也不十分懂得联合起来抵抗强秦的深刻道理。

一天，有人告诉严仲子说：“在轵城深井里地方，住着一位叫聂政的侠义之士，不但武艺高强、英勇无比，而且忧国忧民、胸襟开阔，有远大抱负。”严仲子听了，真是高兴得笑不拢嘴，连忙表示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请你快说说，这位姓聂的有怎样的抱负？”那位客人说：“嗨，你问这个，轵城周围十村八里的，谁不知道；早在十五岁，就闹过人命案，听说被刺杀的就是个亲秦的人

物。”

“难道他也主张联合起来抵抗秦国吗？”严仲子重复地追问了一句。见到答话的人点了点头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也顾不得招待客人，便连夜动了身。

严仲子赶到轹城，找到了聂政，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。聂政遇到严仲子，也非常高兴。好几年了，聂政没有遇着一位知心朋友，何况如今遇到的是一位早已敬仰的知名人士。

严仲子的大名，聂政早就知道了。几个月以来，人们就传说着韩国有这样一位仗剑锄奸的爱国志士，想不到他竟会亲自来登门拜访。

聂政把自己的抱负和严仲子谈了，严仲子也把自己的打算和聂政交换了看法，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。当严仲子向聂政表示要求共同行动的希望时，聂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但是不免使严仲子感到失望的是：聂政还不能立即为韩国出力。详细交谈之下，才知道聂政为人非常孝顺，自从十五岁那年受追查，一直隐藏在屠狗的生活中，找些微薄收入来奉养老母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顾虑这非同小可的举动会使全家人受到连累。家里的人并不多，除了母亲以外，只有个同胎双生的姐姐聂莹。

严仲子了解到聂政的家庭情况与个人处境，感到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只得告辞，快快地返

回濮阳。

在濮阳，严仲子仍旧象以往那样不断地走访有志之士，虽然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，但是，每当空闲下来的时候，也难免有点烦闷。

“到底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下去吗？……”

一天夜晚，正当严仲子内心烦闷的时候，门外走进一个人。严仲子抬头一看，立刻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走进门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终日想念的韩国侍卫长韩山坚。

严仲子一把拉住韩山坚坐下，也不让客人坐定休息，便问起国内的近况。

“情况愈来愈糟。就为了这，我才装病跑来找你商量对策的。”

“究竟怎样了？”严仲子连忙追问道。

“自从你走了以后，侠累那家伙，愈闹愈不成话了，竟然主张和秦国勾结起来，要韩侯答应借秦国的力量来压迫赵国、魏国。”韩山坚说着渐渐激动起来，站起身子，挥动着手臂，“真不象话！侠累还想进一步去攻打齐国、燕国，还想跟南边的楚国争雄！仲子兄，你看，这还得了！不是引狼入室，自取灭亡吗？”

严仲子听了，半晌没有作声。双手紧紧地托住两腮，两眼盯住壁上的佩剑，凝思着。

过了一会，韩山坚又说：“仲子兄！你说，这

不是引狼入室，自取灭亡吗？”

严仲子仍旧沉默着，一声也不响。

韩山坚见了，走近严仲子身边大声地说：“仲子兄！想不到你竟对这些事也无动于衷，不感兴趣了！唉！多难的韩国，多难的中原啊！”

严仲子抬起头，哈哈笑道：“山坚兄！你还不了解我严仲子吗？我是在想，怎样才能尽快除掉侠累这个奸贼！”

“对，对，就是为了这，才跑来和你商量的！”韩山坚听了，也恢复了笑容。

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物色一位得力的有志之士相帮才行！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这些日子东奔西走，理想的有志之士还没找到……”严仲子把几个月以来的奔走经过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韩山坚。

韩山坚听了，凑近严仲子弯腰低声地说：“没有合适的人，就难办了。没几天秦国就要派使臣来，在东孟和侠累他们会面，不久就要出兵攻魏。这是个机会，趁他们会面时，请一位武艺高强的义士，妆扮成秦国使臣的随从，下手刺掉奸贼，真是再方便也没有了！”

说完了，韩山坚在室内焦急地来回走动。严仲子也跟着站起身来，走了两步，又立定脚跟说：“山坚兄！明天，我们再出去走走，能够物色个合适的义士就好办了！”

“明天？”韩山坚朝严仲子坚毅的面色瞧了一眼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
墓前辞别

母亲的一场病，把聂政姐弟俩也快累倒了，不停地求医熬药，日夜在床前递汤送水，但是母亲仍终于离开了他们，闭上眼安息长眠。

姐弟俩虽然都还年轻，办事却倒很老练。没请别人帮忙，也把丧事料理得停停当当，邻里亲友们人前背后都连连称赞这姐弟俩。

失去了亲人，难免也有些悲伤。姐弟俩空闲下来常常谈起母亲在世时的一些言行；姐姐聂莹虽说举止与男子汉一样，然而提起这些，也禁不住流下几滴泪来。

日子也过得真快，转眼就满了丧期。谁知道聂政却渐渐变得沉默起来。姐姐看得很仔细，内心也能猜着几分，总想找个机会揭开这一谜底。

一天夜晚，聂莹再也忍不住了，先开口对聂政说：“近来看你的模样，怕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聂政见姐姐一问，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隐瞒，便把心里的想法对她姐姐讲了。

聂莹听了，强打着笑容说：“既然你答应了严仲子先生，就该照办！你有这些打算，何不早点和我谈呢？难道做姐姐的会阻止你的正义行动吗……”

聂政红着脸，连忙想出几句搪塞的话说：“不是怕姐姐阻止，我是在想，到哪里去找严先生呢？”

“真粗心，人家临走时，就该问清楚详细住址！”

“记得上次他说过，经常在濮阳一带走动，也许就住在濮阳附近？”

“如今你什么也不必牵挂了，母亲已过世，你姐姐只恨不是男子，不能和你一道做出有利于中原的事。你明天就动身吧！我会……”聂莹再也说不下去了，眼眶里噙着泪水。

聂政叫了一声“姐姐”，半晌也没有作声。

姐弟俩各自回房里睡了。可是聂政在床沿只躺了一会，便跃身起床，从箱子里取出洞箫，轻轻地吹了起来。

并不是箫声吵醒了姐姐，聂莹本来也只是睁着双眼躺在床上，头脑里昏昏沉沉，思绪万千，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想了些什么。一听聂政房内箫声，便穿了衣服走进弟弟的房里。

聂政只顾吹着箫，也没和姐姐招呼。

聂莹在聂政身旁站了一会，便移动脚步，走

近箱前，替聂政取出几件换洗衣服，扎了包袱，又向壁上取下佩剑，放在床沿，然后轻声娓娓地说：“政弟！你做得对！如今是我们年轻人奋发有为的时候了；这几年来，不停的战乱，今日征燕，明日伐楚，六国的诸侯都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，只顾贪图扩大自己的权势。做百姓的老是默默地忍受下去，祸乱便永远没有尽头……”

聂政放下了箫，两只眼牢牢地盯住姐姐说：“你说得真对，自从严先生来过以后，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，难道我们这些做百姓的就默默地忍受下去吗？你说得真对，该是我们年轻人奋发有为的时候了！”

“政弟！这次去找严先生，一定得商量个对策，做一番救国救民，有利于中原的事业出来！”

“严先生是个有见识、有能为的人，找到了他，一定尽力相帮做出一番事业。有句话说得好，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，只要他做得对，连生命我也决不吝惜！”

“政弟！从小我们就在一起，转眼快二十个年头了！我了解你，你会这样做的！且不谈这些吧，我很想再听听你的箫声。”

聂政拿起洞箫，又吹了一曲。箫声是那么嘹亮凄楚，好象是出征前的勇士在昂首高唱一

样。

聂莹移步走向窗前，环视着窗外的一切。过了一会，箫声停了，聂政也慢慢地来到了窗前。

“姐姐！月亮已经上来了，树上的乌鸦也归了巢，这四周是多么沉寂清静啊！”

“我欢喜这般情境，在这万籁无声的清静之中，却好象有点哀婉似的！”

“我走了，你更冷清寂寞了。姐姐！说实话，我真舍不得丢下你，独自儿走开！”

“不！你不该这样想，我……”聂莹没有再说下去，双手捂着脸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急忙跨进自己的房内。

四周是一片沉寂。过了好久，才从聂莹房里传出几句话来：“政弟！躺一会吧……明天还要赶路！”这断断续续的话音刚落，又传出一阵很低很低的抽噎声来。

聂政坐在窗前，又拿起洞箫，轻轻地吹了一曲又一曲……。

天蒙蒙亮了，聂莹微肿着眼，走近聂政身旁，轻轻地说：“怎么不歇一会儿？”

聂政摇摇头说：“睡不着，不如坐着好！”

姐弟俩沉默了一会，聂莹说：“待会儿就动身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去母亲坟上走一趟再走，好吗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聂政说着便立起身子，整理了衣衫，挂好佩剑，拔腿就要出走。

聂雯见了，连忙说：“就走吗？这几件换洗衣服带着，我替你拿。”

“不用带了，赶路不方便。”

“带着吧！我送你一段路。”聂雯说着已提起了包袱。

聂政楞了楞，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

母亲的墓地并不远，只要走两里多山路就可以到达。沿路，树木并不多，只有棵棵白杨，稀疏地站立在陇道两旁。

姐弟俩踏上了陇道，山下一片荒凉的景象，不时地映入眼帘。聂政摇摇头说：“这一带的田地长满了野草，还不知是哪年耕作的，简直荒废不堪！”聂雯听了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隔了半晌才说：“今年盼明年太平，明年望后年丰收，盼了将近十年了，可是这眼前的情景，简直成了乌鸦和乱草的世界。”

聂政昂起头，扶着剑鞘，步子跨得更大了。

聂雯无限感慨地说：“这白杨树上的乌鸦叫得多么难听呵，好象是在嘲弄我们平民百姓的命运一样。”

聂政深表同感地表示：“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人们的五脏六腑只能供乌鸦加餐，人们的血肉脂膏只能浇灌野草，让野草横生。乱草呀，